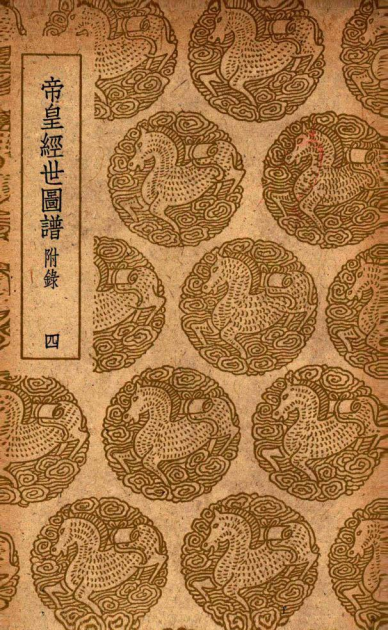


帝皇經世圖譜附錄

四







帝 經 世 圖 譜

附 錄

(四)

唐 仲 友 撰

# 帝王經世圖譜後序

余嘗與慈水馮五橋同年雲濠彙校全謝山吉士所修姚江黃氏宋元學案百卷。嗣如其卷而同輯學案。補遺百卷。其第六十卷爲說齋學案。蓋說齋唐先生之學。與永嘉艮齋止齋水心諸先生最同調。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尤與朱文公不相得。故宋史無傳。而宋潛溪補之。宋傳又亡。而近時張丹村集諸家成語。以復補之。若謝山於學案。固已剖析舊事而爲之傳。稱其譏述甚富。最著者爲帝王經世圖譜。特成稿未全。卽余所輯補遺。亦就諸書所引者數條以載之。日在郤門。每於程孝廉炳宸求其全書而不得。根石同年壬森。固說齋從裔孫也。又南北相左。而無從問之。蓋余以是書往來於胸中者非一日矣。今以教習知縣督都分發。晤仁和邵主政懿辰。則居然以錢塘瞿氏校葉是書見示。而屬序其後。余則何能。何敢漫焉。以序說齋之書。姑就向所業學。按而略言之。說齋兄弟。並出其父侍御君家學。而說齋尤著。其弟子著錄於全氏者。爲傳杏溪寅。吳景陽葵。葉南坡秀發。朱仲文質。張荃翁端義。金元度式。爲余所攷得者。爲王宗甫。奕徐總幹。而杏溪之學。尤有聞。其家學爲大東大原。與從子定而傳升可芷。則其上弟子也。說齋從子與金元度相與校讐是書。其後從孫有從學於金仁山許白雲者。是其家學之可見者。又如是矣。且其

諸弟子中。景陽本從徐天民爲漢上之學。葉朱兼從東萊。荃翁又從慈湖爲象山之學。宗甫亦從同甫。觀其諸弟之從遊。可知說齋與同甫未嘗不同聲。至東萊與說齋弟子之往來者尤衆。杏溪禹貫圖。呂大愚見而延之書院。使申言以告諸生。唐呂之學。其相得如是。謝山爲杏溪傳。稱其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譌謬。取資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攷。其高弟如是。而說齋是書。蓋有觸類而引伸者矣。世之學者。其可輕視乎哉。宜其收入四庫。而仰邀宸翰。使經世之學。久久相傳。勿替焉。余且更錄數十條於學案補遺。以釋舊懷云。鄞後學王楚材謹序。

# 宋儒學案唐說齋先生傳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舊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勅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之勅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旣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闕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齋曰。說齋特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尙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旣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

立案印。撫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嫗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於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譜之晦翁。按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爲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譜。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於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愆。而反覆於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於誣。抑且傷於忠厚。且蕊自台移獄於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於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苟楊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嫗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噤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夷攷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良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

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攷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攷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邪。黎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鄧全祖望謝山撰。





# 說齋文鈔序

全謝山鮎塘亭集外編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間。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誣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收守刻苟。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尙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旣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遠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誣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勅之。或又言說齋不肯

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